

中医训诂知识

薛凤全 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训诂知识

薛凤奎 编著



B

41697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大坤

中医训诂知识

薛凤奎 编著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盐城市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103,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20册

书号：14198·250 定价：0.88元

序 言

训诂者，质言之，乃注释、翻译古书之谓也；分言之，“训”为解说，“诂”即古言，意即解释古文，使人易于通晓之义也。是知“训诂”之学，乃研习医文，探求中医义理之津梁，不可须臾或缺者也。

柯韵伯云：“著书难，而注疏更难”。仆试续其说曰：“注疏难，而通晓注疏之旨归尤难”。不然，何以汉代“传注”既存，而南、北朝之“义疏”、“集解”继兴？盖社会发展，“传注”亦已简奥不明，故黄侃《论语义疏自序》倡言“引取众说，以广见闻”。虽然，著者往矣，注疏者亦已往矣。世易时移，其间几经兵燹，几番迁播，几度抄刻，亥豕杂伪，脱漏错简在所难免，甚或自诩家秘，以演所知者有之；自命心得，以意逆志者有之；自媚同俗，牵强附会者亦有之；巧言簧簧，危言丛丛。后学者苟不能明训诂之旨归，了注疏之要旨，将何赖哉？是则中医训诂学于研习中医典籍之重要也明矣！

薛君凤奎于医古文训诂之学，钻研至勤，功力颇深，积多年心得，著成《中医训诂知识》一书，余览其文，循中医之规律，述训诂之要旨，诚然“中医训诂”矣。余以为其精神可嘉，且习医能遵古道，特为序以赠之。

西昌松涛万友生

一九八五年八月

前 言

学习中医不问津于古代医家的典籍和著述，很难甚至绝无可能掌握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而阅读古典医籍，没有阅读古文的能力，又如夜读无烛，难于目识。近年来，中医教育正抓紧培养这种能力。不少同志开始立志总结中医训诂的经验和理论，对中医古籍进行训诂研究，借以发掘中医传统理论的真谛，使目前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归其正宗。

鉴于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其主要研究途径还离不开对《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学等经典论著的探索。从事这种研究，不能不具备训诂学知识。因此，掌握训诂学知识是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基础。

近年来，我留心训诂学在中医学习与研究中的运用，有些体会，结合中医在自身学术体系内运用训诂方法的独特规律，写成《中医训诂知识》一书，以期帮助学习中医的同志掌握如何学习和研究中医典籍的科学方法，从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本书内容括言有二，一是基于中医理论体系产生的中医训诂学的传统的独特的形式、内容、特点；二是阅读中医古籍及其从事中医古籍训诂研究的方法。立题行文注意了训诂发展通史的特点，但并没有受其束缚，而是从中医初文时期始论，阐述了中医训诂的产生渊源、各时期的发展特点、训诂形式、常见体例以及代表著述。行文重在揭示中医训诂规律，凡在一般训诂学专论中论及的内容，本书均从略，以约篇幅，期

免重文之弊。

对中医训诂学的成就，迄今尚未有专门著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我虽有这方面的志向，写成是书，实属尝试，论述中谬误不少，诚望得到同道指教，果能如是，不胜欣慰，铭感衷心。本书成稿后，曾经刘健、崔仲平、周志娟、许敬生诸同志审阅；江西万友生教授于审阅之余，又为作序；参考书作者的论断，对我也有莫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薛凤奎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辽宁中医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中医训诂的源流	1
第一节 中医训诂的起源	1
一、训诂与中医学.....	1
二、中医训诂的起源.....	3
第二节 中医训诂的发展	12
一、中医训诂专著出现时期.....	13
二、中医训诂全面发展时期.....	16
三、中医训诂争鸣提高时期.....	21
第三节 中医训诂著作介绍	27
第二章 中医训诂的常见体例及方法	35
第一节 中医训诂的常见体例	35
一、标识中医训诂著述的常用词.....	35
二、中医训诂行文中的常用术语.....	42
第二节 中医训诂的常用方法	48
一、音义结合.....	49
二、释词析句.....	49
三、校注结合.....	51
四、以经解义.....	52
五、篇后发挥.....	53
第三章 中医训诂的研究内容	55
第一节 医古籍的句读	55
一、明古籍原义，必先正句读.....	55

二、据注书释语,断句读标点	57
三、参考古注释,明断正讹误	58
第二节 医古籍的注释	63
一、依靠注释书,通“古今之异言”	63
二、不“胶古人陈迹”,敢于点化出新	68
三、综合利用注释资料	75
第三节 医古籍的校注	78
一、对校	80
二、他校	81
三、本校	83
四、理校	84
第四节 医古籍的考证	88
第五节 中医理论源流考	93
第四章 中医训诂的相关知识	97
第一节 古汉语语法知识	97
一、实词义项的选择方法	97
二、实词活用的识认方法	101
三、使动、意动句式的识认方法	106
四、特殊句式的识认方法	107
五、常用口语的释译方法	111
第二节 古代文化常识	114
一、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	115
二、古代历法与中医书中的纪时	118
三、二十八宿及其中医书中的记载	127
第三节 版本学知识	128
一、版本的类型	128
二、鉴别版本的常用词	131

三、鉴别版本的方法.....	133
四、医古籍用纸简介.....	135
第四节 训诂工具书	135
一、《尔雅》	136
二、《说文解字》.....	136
三、《广雅》	137
四、《经籍纂诂》.....	137
五、《辞源》	138
六、《辞海》	138
七、《中华大字典》.....	138
八、《方言》	140
九、艺文志、经籍志.....	140
十、《中国医籍考》.....	141
十一、《中国人名大字典》	141
十二、《中国医学人名志》	142
附：参考书目	143

第一章 中医训诂的源流

第一节 中医训诂的起源

一、训诂与中医学

训诂学者认为“文字的研究偏重于形，音韵的研究偏重于音，而训诂的研究则偏重于义”^①；或云“说释故言以教人”^②；或云“通古今之异言”^③。究其实质而简言之，训诂学就是利用文字、音韵、语法、修辞、语言诸学，通过解字、释词、句读、校勘、考据的综合运用，对古籍进行研究，推测字词的本义，确定字词的引申，探究词义的系统，从而确定语言或经文的思想内容，使今人切知其古籍的原貌或宗旨。

玩训诂涵义，当知中医学是训诂的对象之一，研究和学习中医学亦须训诂知识。因为中医学的理论都是用古文记载的，自传说时代的岐、黄医学，至汇通派的医论，历经四十纪，医家万千，著述汗牛，可谓内容宏丰，实为瑰宝。而对这一伟大宝库，没有阅读古文的能力，鲜有望洋兴叹之慨者。或言我不明训诂之义，没有运用训诂知识，亦读懂了许多古代医文，殊不知训诂之实存在于古医文及其注释之中，只是读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它罢了。

试读《素问·异法方宜论》，其中有云：“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王冰注曰：“丰其利，故居安。恣其味，故食美”^④。

王冰的这一注释，就是通“古今异言”的训诂，即以今言释古语。王氏是顺句意而解，承“食鱼”“嗜咸”，而意释成因“丰其利”而“居安”，因“恣其味”而“食美”。“恣”，作纵字解，引申为贪爱、贪好之意。因获其地利而以其“居安”，因贪好其食而以为其食甘美。王冰虽然还不识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但他已经明显地在注释中把“美”字讲成了动词，这就为今人学习此句，用古汉语语法分析此句提供了思维条件。如果不懂训诂，那只能读原注循释而解，断不能升华到意动用法的分析。

同篇又有：“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王冰注云：“水土刚强，饮食脂肥，肤腠闭封，血气充实，故邪不能伤也。内，谓喜怒悲忧恐及饮食男女之过甚也。”

王氏之注，解说“邪不能伤”之因，恰合文理。但其“内”字之解，参读其他注本和《素问》同论文篇，却有误释之处。宋·林亿等人在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作新校时，针对王注说：“详‘悲’一作‘思’，当作思，已具《阴阳应象大论》中”。查新校正本在《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句下注云：“按《天元纪大论》悲作思，又本篇下文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玉机真藏论》作悲，诸论不同。皇甫士安《甲乙经·精神五脏篇》具有其说。盖言悲者，以悲能胜怒，取五志迭相胜而为言也。举思者，以思为脾之志也。各举一，则义俱不足；两见之，则互相成义也。”

“各举一”是说同篇中后文用“思”，前文用“悲”，义理不充；“两见之”，论“悲”字当改为“思”，与后文“脾在志为思”照应，使之互佐成义，文通理明。学原文，读王注，再参新校正，宜

断“悲”作“思”字。

新校正不仅足读原文，顾后瞻前，而且与《素问》的前后篇中同论之处互参，再校之以《甲乙经》，结论“悲”非“思”是，实可为今人学习所遵。林亿校正之法正是对《异法方宜论》中“其病生于内”的“内”字的训诂。他对王注的否定是正确的。

倘若读者缺乏训诂常识，偏执王注，守一家之说，不究林氏训诂之义，误悲为思，致使原文失于统一，悖于五脏化志之理，学习者则迷惘于似是而非之中。

如此之例，在古医籍的注释书中，可谓是翻卷可遇，触文即有。所以，学古医籍，探中医之理，懂训诂与否，虽然皆可读原文，但阅注释之书，却是会意有深浅之别，解词有正非之分，效果有天壤不同。中医古籍，特别是先秦文献，辗转稗贩，真伪杂糅，一个对文字、训诂没有素养的中医工作者，很难期望他能洞悉如此繁多的资料，并予正确运用。

对此，清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有一段确论，他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此论深入浅出，言训诂之功实为至言。我们确应依靠训诂读懂古医籍，正确领会历代医家医论的宗旨，以期继承有方，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理论。

二、中医训诂的起源

论述中医训诂的起源，必须从中医的初文谈起。因为后代论及中医初文内容的文字，或补充其义，或释其内容，或倡导新说，就其后学者而言，皆系宝贵的训诂资料。

记载中医事理的初文起于甲骨卜辞，甲骨文中记载的中

医病名已有十五至二十五个，但甲骨文记载简单，不成文论。作为中医的文论，还是兴于周代之后，至春秋战国时期。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中医文论主要是散见于先秦诸子的哲论之中。中医理论的建立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明不同，它不是创始于一人一时；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它的核心理论精、气、神、阴阳、五行，不仅经过医家的立言实践，也还有许多哲学家、政治家，即先秦诸子的阐释补义，才日趋完善的。

基此特点，对于中医的一个词语，一种理论的各家之言，或不同训义，或训义相同，尽可视为同期或不同时代的互相补充，互相佐证的论述，只有参读诸家之论，不囿一家之说，才能正确地掌握和研究中医初期的概念和理论。所以，中医初文时期，先秦诸子的文献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医的训诂资料。遵从中医理论形成初期的这一历史特点，不妨说，中医初文时期的春秋著述中便有了中医的训诂。

这一时期中医训诂的材料多数是“混合在上下文里，不以训诂形式出现，而实际上起很重要的训诂作用”^⑤，推敲中医初期的训诂方法，括言有三。

（一）举词穷义

如上所述，中医初文多为散论，可以说诸子著述中皆有谈医说药的言、文、论。因是各自立论，所以每出一词，每议一理，必详加释意，以求他人追随，于是这种表达议论见解的方法，便自然成为了训诂的表现形式，即是“举一词而穷其义”。

《左传·昭公元年》^⑥：“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医和首言晋侯平公病不可治，然后指出其疾如蛊。承蛊字，“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直接解释什么是蛊的。意谓如蛊之

疾，即不是因鬼神作祟，也非失于饮食乖舛，而是感于女色而发。说明了蛊意之后，医和才从论五声，“以仪节，非恚其心”和“淫生六疾”两方面阐述“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的道理。这里既有对蛊字的直释，又有对蛊疾成因的论述。但作者还嫌释意不足，尤在文末借赵孟之问讲解说：蛊是由“淫溺惑乱之所生”，“於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谷积久而化飞虫，在《周易》“女惑男……谓之蛊”，《易》蛊卦艮巽之象为女惑男。以“淫溺惑乱”回应前释，又析其字，上虫下皿，状器受虫害。前文引甲骨卜辞“疾齿”记载云：“有疾齿住蛊”，意谓齿受虫害，二解意同，颇可作为对甲骨卜辞的训诂。此段答问，从训字、训意、引经三方面穷申了蛊的涵义，颇符训诂之法。

《吕氏春秋·重己》在论述应该保养生命和如何保养生命的开头起语云：“倮，至巧也。人不爱倮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倮，音垂，高诱注曰：“尧之巧工也”，文中“至巧也”，显然是对“倮”的解释。

《吕氏春秋·尽数》，说明要终其寿数，就必须重视养生的道理，其中有曰：“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①

高诱注“长”说：“精神内守，无所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则寿命长也。”高氏只讲出了长寿的长意，而此长在文中是“尽数”之谓。其实高氏忽视了文中自注。下句的“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即是对“长也者”的文中自注。什么是长？“非短而续”，明言不是短长之长，而是“毕其数”，尽其天年。这就是说，所谓长，是指高寿而言，并非一般的寿命长短。作者引文至“年寿得长焉”，也担心读者有短长之误，因而承句才发

“长也者”的自注，可谓是恰如其处的举词穷义了。

这种存在于正文中的举词穷义式的训诂，虽不如《周易·说卦》中“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的互训式训诂易于识认^⑧，但它却释得具体，使读者了然，不费转思翻检之劳。不象互训之释，还须读者查询互训字之后才能明意。所以这种训诂资料为我们了解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提供了阅读研究的方便。

（二）举词申用

出现在正文中的作者自注式的训诂，还有一种与“举词穷义”互补的方法就是“举词申用”。作者对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于释义之后，进一步阐明其功用，在说明如何把这一概念和理论运用于医疗实践和实际生活的过程中，深训其义，借以销免释义的抽象。

《周礼·天官》在叙述药物治疗时载曰^⑨：“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这一段文字中，“凡疗疡”以下就是对如何“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说明，具体地申述了五药疗疡的作用。读后使人可知不仅“五谷”可养，还有可专供滋养的“养”药，又有专持攻疾的毒药，或食、或养、或攻，都要赖五气、五味之功而行药用，从而可窥药物理论的初起。如果没有“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的记载，与“养其病”一句浑成一体，今人读“以五味”一句，便不会明确“养其病”的涵义，因只知“养病”，而不知所以“养其病”，触文必费猜思之苦。所以文中立词申用，树理言功，为后人正确理解古人所建理论的功用提供了联想和科学思维的条件。读此文之

后，再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于针灸之后又以“八减之剂和煮”治愈虢太子之疾的记载，就深得两文佐辅之妙。因为读者可以根据两文之记推想出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有了由单味药的使用向多味药配伍使用方向发展的态势。有此之思，读《扁鹊列传》愈虢太子之疾，便不会再生夸张之感，始信《史记》之笔不欺于今人。

《左传·昭公四年》申丰在论雹中训“藏冰”之义曰：“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曰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宾食丧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用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疫不降，民不夭扎。”

申丰和季武子的问答是对四时气候和疾病生成关系的认识，立论明确，结构致密，“穷义”“申用”相衔，使“藏冰”为辞，义清理明，功用若揭。

二十八宿，北方宿道“虚宿”亦称北陆。西方宿道“昴宿”也叫西陆。据《左传》记时规律，辅以《礼记·月令》推算：夏历十二月，即周历二月的最后十三天，日行于北陆，申丰论是时为藏冰良季。夏历三月，周历五月的最后十三天，日行于西陆。这两句是从时间季节上论藏冰和用冰的设想。觐，第微切，音狄，朝觐，是指春分奎星朝见东方之时，此言用冰之始。“其藏冰也”，“出冰也”两句承藏冰之时，明藏用之法，在说明了冰源易取，其用广泛之后，结论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徧同遍，即其用普遍。至此，申丰从时间季节、藏法用途两方面解释了藏冰的涵义。对藏冰进行了义释之后，于煞尾

处申明了藏冰的意义和功用。他指出用藏冰之法可以控制自然气候的变化,使无反常之时,以有利于人民的健康。继藏周用遍两句即是“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愆,欺焉切,《说文》解曰:“过也”。《辞海》“愆伏”条释曰:“谓时序失调也”。用示否定动词“无”,《左传句解》注云:“冬无愆阳,冬不温;夏无伏阴,夏不寒;春无凄风,春无冷风;秋无苦雨,秋无淫雨。”冬不温是冬季的正常气候,四句所言都是用藏冰而致的正常气候,极言藏冰可以调节四时变化,控制气候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自然论出“疠疾不降,民不夭扎”的结果。《左传句解》注此云:“疠疾天气所为,故以疠疾为不降”,“无遭疠疾而死者”,意谓因藏冰而调节了四时变化,保持了顺时冷暖,从而无疫病之患,使人得尽天年,突出了藏冰预防疾病的作用。用藏冰调控四时变化,今人看来固然是不可遍施的幼稚设想,但它确是预防医学的发端。

这一段文论,有释义解词,有功用解说,又在解说其功用过程中充实了释义内容,两者相补,藏冰之义令读者洞然。若此之论,必须卒读全文,才能既明其义,又知其用,申其用是为了深训其义,所以可以说“举词申用”是一种更为具体的“举词穷义”的训诂方法。

(三)互佐释义

春秋战国时期涉及中医理论的文论各家都有,但没有一家能就某一概念统言明确,都是存一说一论而止。彼时虽然派别可以区划,师承追随可以辨清,但读一家之说,绝然不会通晓有关中医的概念和涵义。欲明其义,就必须执一家书为蓝本,辅之浏览诸家之说,而互相参佐,补其论点,充其内容,统各家阐述之要做出结论,才能明确中医初期的一种理论或一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外延。中医基础理论形成时期的这一历史